續文獻通考

續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六十三

皇明進士雲間王圻纂輯

兵考　郡國兵下　邊兵　士兵

皇明

都司

太祖洪武八年改都衛及行都督府為都指揮使司令都指揮使司十六自十三省外有大寧萬全遼東都指揮使一人都指揮同知二人都指揮僉事四人其屬經歷一人都事一人斷事一人副斷事一人吏目一人司獄一人凡都司並流官或得世官歲撫按察其賢否歲考選軍政而廢置之使同知僉事常以一人統司事曰軍

政掌印一人練兵一人屯田曰軍政僉書巡捕軍器漕運京操備禦諸雜務並選充之曰見任管事否曰帶俸凡備倭守備行都指揮事者不得升牙公座凡　朝廷吉凶之禮視布政司經歷典出納文移都事爲之貳斷事理刑獄副斷事爲之貳吏目從之司獄守獄

都指揮使司掌官軍之政令各率其衛所以隸於五府而聽於兵部

京衛外衛

太祖洪武元年正月定衛所官軍將帥將兵之法自京師達於郡縣之險要者皆立衛所大率以五千六百人爲一衛一千一百二十人爲一千戶所一百一十二人爲

一百戸所毎百戸所設總旗二名小旗十名通以指揮千百戸等官領之有事征伐則　詔總兵官佩將印領之既旋則上所佩印於　朝官軍各回本衛總兵官不敢擅調

各衛指揮使司指揮使一人指揮同知二人指揮僉事四人衛鎮撫二人陞授改調増置無定員其屬經歷司經歷一人知事一人有衛學者教授一人訓導一人

各衛指揮使司掌軍旅防禦之事使同知僉事考選掌管衛事凡世流襲替優給優養報都指揮使司達所隷都督府移兵部毎歲藩臬撫按察其賢否五歲一考選軍政廢置之一人統衛事曰軍政掌印一人練兵一人

屯田曰軍政僉書京操巡捕出哨備禦軍器漕運諸雜務曰見任管事編諸行伍曰帶俸差操凡撥軍補軍替軍選軍募軍並統於掌印凡城池脩葺浚之度其財力軍十三民十七鎮撫掌刑獄經歷典出納文移知事佐之軍民指揮使司亦如之

宣宗宣德元年八月始遣御史分行天下郡縣清理軍伍時天下軍政既久而弊軍之姦黠者往往匿其籍或誣援良民充伍所司利姦人之賄輒從之民受枉比比遠邇一轍 上知其弊遂 命御史四出清理令無枉民縱姦

凡尺籍衛所上缺伍圖冊府縣上軍戶文冊並下諸省

按勾衛所即去府縣近不得輒相移文凡清軍司府州縣設專官或監以御史歲集里老毆其招募桀集罪謫改調營丁籍戶之數以跟捕紀錄開伍結除停勾豁稽其冒濫而寬其恩復

國朝有抽丁之說蓋伍耗而籍兵餘之丁以爲兵也兵之取亦多途矣有從征有歸附有謫發有籍選從征者諸將素將之兵也平定其地有留戍者矣歸附者元之故兵與諸僭僞者之兵也舉部來歸有仍其伍號者矣謫發則以罪人籍選拔之編戶途不一也夫取之多途則人無定貫人無定貫則額難久盈積之百九十年而欲伍不耗不可也雖然一夫一媍異世爲族積之百九

十年後而調丁無餘不足更籍以爲兵亦不可也今之言足兵者有三曰清勾也召募也徵調也清勾責辦于歲年効緩而功倍召募責辦于時月費後而弊滋徵調責辦于旦夕廩困而力老嗟夫非其所樂笠之猶逸數徙數來伍無恒丁矣清勾不足恃也見利則趨遇害則避以逃以匿費無實効召募不足恃也介胄蟣虱于道塗戈鋋朽敗于羈寓士憊而疲馬瘠而仆徵調不足恃也故議者有抽丁之説焉然抽丁事大懦者憚于覔怨弱者惑于守常夫莫非王臣天地之大分也以籍爲定

國家之永制也今閭閻之民有一不服庸調者乎甚至

藩府之護衛功臣之佃丁有一不供

藩府之用

功臣之役者乎由　國初以至于後百九十餘年矣始而一軍繼而餘繼而屯丁繼而復餘理勢必有者也始而一軍繼而絕繼而不絕又繼乃絕亦理勢必有者也絕者以理勢之必有則罷其勾空其伍餘者不以理勢之必有抽其丁籍為兵是豈乘除之道哉取之於民則日籍定矣民不可以為兵取之于兵之餘復以賈怨守常已之則亦幸絕者十一也即不幸而十二三焉十四五焉將不披堅荷戈矣乎是宜日紛紛于清勾召募而日不足矣夫為清勾之善者不過曰謹單籍之造慎里甲之挨嚴鮮補之限而已然亦及于戶在丁存者也丁戶盡者吾末如之何矣為召募之善者不過曰厚募直

以鼓其集速月廩以樂其住處墾田以永其業而已然亦及于身在長子孫者也身死無子孫者吾未如之何也已夫戶丁單弱者其血食如綫民之無告者也今執縛之拘繫之曰補爾祖伍宜爾也而期功林立族大且茂者則以賈怨守常而不及召募應募者其家徒壁立民之遊惰者也今優厚之責望之曰籍其死力宜爾也而業產丘峙丁廣且閒者則以賈禍守常而不及安在其爲絜矩也故嘗曰以情費計則召募不如清勾以措用計則清勾不如召募兩計之則清勾召募皆不抽丁也然有欲行之者矣擬議而心駭指措而煩謗主者未究其遺而隱匿欺漏之弊作賄賂公行矣抽者未至其

伍而告訐爭奪之風熾訟獄無巳時矣故嘗爲之策曰衛所之丁有雜役一也州縣丁之庸也有則衛所丁之雜役也無則政之不一也州縣之丁有籍衛所之丁無籍政之大不一而于理大不通者也夫十年編籍制也州縣行之衛所則否三年均徭亦制也州縣行之衛所則否夫不編籍則名姓不登于版圖自天子不得以知其數不均徭則業產不較其盈歉其長又烏得而差別之夫軍戶族滿十丁者曰其一兵也二三或屯田也其餘則以供足兵也而族滿百丁者亦然胡此供之夥邪官戶族滿十丁者曰品官有優典也是不宜强之也而族滿百丁者亦然胡此優之厚邪是又所謂政之大不

一而于理大不通者也欲其一則十年之編衛所宜與州縣同也欲其通則三年之徭衛所亦宜與州縣同也夫州縣十年有編也合丁以為家合家以為甲合甲以為里役諸公者有定也衛所亦十年有編則三十拔其一五十拔其一百拔其一其所以為兵者不有定乎州縣之三年有徭也一金役民壯二金役快手為武備者不少也衛所亦三年有徭則准民壯以為步兵准快手以為騎兵者不既多乎是二者以十年編行之尚難以三年徭行之至易令衛所之丁若于無徭以差別其雜役望其長者不少也上之人誠能即是而導之曰三年一審編如民也有不懽然樂從者乎是編也不必付其

長也近而取諸兩鎮若山西州縣吏之良遠而取諸北直隸若山東河南州縣吏之良合二鎮不十餘人人不二三衞所集其丁而公審之有不有謂有無謂無衆曰衆寡曰寡者乎兵身罔論也而仍給之供視其步騎三四五六人焉官身罔論也而仍給之優視其祿秩八九十數人焉餘籍之以爲庸有產籍之以爲調總之以爲從調以爲銀差衞所之雜用辦兵單丁以爲力差衞所之雜役辦兵壯丁茂族以爲兵兵之耗伍充矣兵不曰兵別立之目以實曰僉丁以識曰義勇或以一金爲步二金爲騎或一二金爲步三四金爲騎皆可也若騎爲難則盡以爲步亦可也其無事時畊于野秋集之以乘

塞春役之以城塞亦可也今因虜乘塞者寡矣使郎守服裏之墩而以墩卒乘塞亦可也今因虜民堡不守矣使郎具器械守附近之民堡亦可也夫無事時不妨其業有事城則餽之行糧守民堡保其親故守墩則犒之墩糧有不願從者乎行之二三年則令曰有不願歸農恒丁伍者歲給金糧如步兵其從者當過半也更二三年則令曰有願因乘塞郎家塞上者給金糧且給墾田則從之者當又過半也是非合一攺體轉移民心足補軍伍之一大幾哉然其始則固宜秘之初曰均雜役次曰與義勇所謂秘之也

今上萬曆十九年三月兵科給事葉初春奏議清勾夫軍

政原有條例設立勾軍之法亦云倫寔然因逃而勾勾而復逃因耗而清清而愈耗此豈法之行與抑亦行之鮮益歟要之勾解之法人人苦之但使實逃而勾可也多有本伍未缺而武弁利新軍之來復混申以勾擾使解補得用可也乃有着伍未久而軍裝抵投見之費即故縱以逃囬清理雖嚴耗亡如故臣查前歲兵部據該司參議疏請釐積弊奉有 欽依併入考成之例大意于清勾入分數比舊加嚴通行撫按督令清軍掌印官加意清理年終將清過數目造冊送查而巡按仍計筭分數分別具奏有薦奬有逝罰有不及分數者任俸帶催雖經陞職不得離任必候清完六分以上方准開俸乃

載　憲差考成依限註銷此為上下責成意豈不善然
遵行以來每聞按臣回道多稱不便何也良以　明命
方赫孰敢怠遑考成又嚴孰甘叅罰于是一歲查考則
有一歲行移一番清勾則有一番騷擾若有司坐此任
俸有礙陞取其苛刻鞭笞又將何所不至哉是官與民
而俱病也竊謂勾軍積弊其來已久必欲釐革當自該
衛始請自今申飭所司嚴禁該衛官如有申報逃亡務
查的確年月要見名下食粮何日扣除遺下房屋有無
替管取具行伍甘結方准行勾如有混行官吏定以賍
究至于有司到任即令備查奉到勾單若干起造冊送
清軍本道印鈐于內開某係丁戶盡絕曾經勘明某係

有丁應繼見行勾取有陸續奉到者接開于後每季送道撿查分別定爲考語仍照錢糧事例如冊內已開有丁而任內勾不及格及遇埋取必責勾開如數方准離任而撫按惟于復　命併行舉劾焉似此立法亦足杜朦朧警怠惰而歲造冊藉年終考成酌量停止稍寬文法不亦可乎不然法愈嚴則民愈病臣誠未覩其益而深惜其害也

邊兵

邊軍有三等在本鎮爲本兵謂自他鎮爲客兵邊民應募及原點民壯爲土兵　黃氏瑜曰近日本兵多被扣減糧餉古田私役採打松榛斫伐薪木客兵則一例屯

種採辦屯哨扛拽月餉則本兵混支舊例折色者六月本色亦如之今自折銀七錢減至二錢五分則爲本色根每一石止與四斗至于器械欠缺馬匹羸弱皆不恤也土兵優恤之法每名量免戶租六石常存二丁幇貼五石以下者存三丁三石以下者存四丁差役自二十石以下盡蠲之其後就募者山東河南之礦賊而已此邊軍之大畧也邊軍不足則調京軍人各銀一兩布二疋炒二升然猶沿邊搶掠其安佚日久少經戎陣趦趄一遇人馬辟易挫掠則首尾逃避以摇人心小勝則強奪他功以爲巳利況邊界有限餽餉不繼足生他變則可無慮乎近則潜役私門僱倩代操盖不可用矣又曰

愚竊以爲京軍止衛京師邊軍各守本鎮惟土兵用梁
集之法正貽二戶如古羨卒使不乏絕關外閑田及沒
官無礙者人給二十畝使且耕之尤必廣開墾額而輕
其子粒或招商上納而倍息以償俱令輸納本色邊儲
可旬月足矣在京則冬衣布花在邊則胖襖鞋袴必依
期給焉養軍大計似不出此然事勢亦已難矣　倪文
毅公上疏云京營之兵素爲冗怯臨陣退縮反累邊兵
之功望敵奔潰久爲虜人所侮此宜畱鎮　京師以壯
根本顧乃輕于出禦以褻　天威且延綏邊也去　京
師遠宣府大同亦邊也去　京師近彼有門庭之翰此
無　陛楯之嚴可乎頃兵部建議遂于宣府出兵五千

大同出兵一萬以援延綏而不計其相去既遠往返不逮人心厭于轉移馬力罷于奔軼況聲東擊西虜人奸態擣虛批亢兵家與策精銳既盡而西老弱乃留于北萬一北或有警彼未可離首尾受敵遠近坐困謂得計乎

太祖洪武元年春正月　上以太史令劉基奏立軍衛法乃自　京師達于郡縣皆立軍衛大率以五千六百人爲衛一千一百二十八人爲一千戶所一百一十二人爲一百戶所毎百戶所設總旗二名小旗十名管領鈐束通以指揮使等官領之大小相維以成隊伍撫綏操練務在得宜毋取紊亂空歇有事征伐則　詔總兵官

佩將印領之旣旋則上所佩印于　朝廷軍士則各歸其衞而大將單身還第其權皆出自　朝廷不敢有所擅調　五年六月降律令于各衞禁止軍官軍人不得于私下或明白接受公侯所與信寳金銀段疋衣服糧米錢物及非出征時不得于公侯之家門首侍立其公侯非奉　特旨不得私自呼喚軍人役使違者公侯三犯准免死一次軍官軍人三犯發海南充軍至藏國雜記乃云漢唐宋兵制皆取兵于民壯則入伍老則歸農所三代寓兵于農之遺制也　本朝軍伍皆謫發罪人充之使子孫世世執役謂之長生軍且謫發之地遠者萬里或數千里近者千餘里南北易調非其土性難以

自存是以死傷逃竄者十常八九行伍實數能幾何人況有罪禍發者率皆奸民善於作弊無惑乎行伍之虧也使當時議兵制者以前代之法爲主而以此法繩之則隱匿拋漏之弊固不能保其必無而亦不至今日之甚也

世宗嘉靖癸未山東盜王堂起本兵議欲調邊兵勦之時崔銑著論曰國家有漢之全盛亡其癰無宋之苟安類其弱蓋由士業章句登仕太易鮮治經世之學官多牽制遷代太數不予專斷之權弛而莫支莫甚于兵往者剿賊劉七竄竊小醜蔓延萬人　朝廷遣官　命將費三省之財調兩鎮之軍但尾之而行莫能設伏出奇一

鼓取績至狼山爲風所覆然後獻俘勒銘上下胥慶舊制縣僉民壯即古土兵近年增減靡定且戶各分門番更月易多以傭奴充之但可具役使之擒賊如驅羊而入者門也宜制大縣四百人次三百人又次三百人兩戶醵出一人分爲兩班閭中多有便射精技多力善鬥之徒令之番代不足則兩戶抽一揀核悍勁操習武事發其材武者爲隊長正者守城餘盜休者力田樹桑鄉立保伍伍鄉一長平居譏察遏衷小警結團以守夫民貧爲小盜應倡而聚然後大每鄉嚴則縣靖縣嚴則府靖推之天下皆然時王堂轉掠河南子守侍講在朝大司馬彭公洛于銑曰非調邊兵不除銑問賊中有邊人

乎公曰無統曰賊恃一 及能驅民從之 朝廷賞罰明
重乃不如一賊之劫乎前中原及蜀盜或用邊軍故知
内之弱而致輕今又資邊將之驕一恃功恣求後難控御
土兵未歷戰氣索而怯如調保定遵化在前土兵在後
總之一將古云習慣如自然既可平賊我兵亦練彭公
如銑策奏行不入王堂平 明年甲申秋大同變始信邊兵
不可調 二十三年春正月徵諸鎮兵戍大同以二十二年
北虜有榆林甘肅之敗恐其再入也 是年九月巡撫
請撤薊鎮兵本兵從其議諸邊一時俱撤踰月虜破宣
府入紫荊關科臣劾朱方建議總督翟鵬輕信致虜來
闌深入 上命逮繫鵬方 詔獄御史舒汀復劾本兵

毛伯溫郎中韓𢀛漫爲覆允奚獨無罪　上是之伯溫褫職不敘𢀛逮訊杖戍邊　三十一年虜寇大同本兵言大同鎮卒不足戰守自精銳入衛衆分勢散調兵赴援奔者告勞餉者告費數年之間動費七百萬𦈢乞以本鎮餘丁土民補足原額從之　三十七年九月諸鎮若虜患乃建議各練本鎮戍卒省徵發費十之六從之然戍卒選愞不任戰歲練亦費萬金而臨事徵發如故

穆宗隆慶五年四月戶部覆撫臣張學顏議處邊軍可行者三事一本鎮主兵有經半年未給糧料者請以催買河東本色與部運銀兩相兼給散以濟困乏之一　中後所遊兵一枝原議寧前官軍支行糧二年今復等衛抽集

官軍五年今支期已盡逼値歲凶逃亡者多乞給一年以示賑恤一本鎭冬春調河東之兵以防海汛夏秋調河東之兵以防錦義往返以千里戍守數月廻待營回始給行糧不稱優恤行間之意以後凡遇調遣必先期量給或照數全給其設伏貼守墩寨在百里之内者亦約日支給以便軍士　上允行之　八月薊遼撫臣劉應節楊兆及御史余希周各條上議處薊鎭主客兵事宜希周欲定長戍客兵以免各鎭入衞往來之擾應節等欲分班輪戍而清補主兵之籍佐之并獻總兵戚繼光添調南兵漸減客兵之議于是兵部覆言入衞兵疲困已極誠當議處但希周常戍之說施于遼東宣大尤

便當令彼中樞議奏行其延綏見兵四枝寧固二枝當
酌行應節等議各分兩班每歲在鎮者以十一月中旬
放還期至歲暮抵家在延綏固原亦以十一月中旬起
程期至歲暮抵鎮不必候到交代仍每名給犒賞銀一
兩有馬死者通支本色行糧以恤其困其原留備冬兵
馬暫撥本鎮標兵代之至於清理主兵宜特遣風力御
史往山東河南山西陝西北直隸南直隸江北六處無
論原係何省何軍凡逃亡者盡數請勾并將各省應發
邊衛充軍改發薊遼二鎮則入衛兵可漸減矣若繼光
添調南兵一說持之甚堅前總督譚綸亦斷以為可行
今第當散遣與其懷土願歸者而更募紹寧金台兵補

足九千之數發浙江庫貯糧兵銀人五兩以給其家不給行糧到薊之日每南兵增一人則邊兵減一人即以所餘糧草充餉得 旨如議行

按山西三關一帶沿邊地方武寧以東十八隘口及山岡平漫之處雖騎可通然有險可據若得人以守虜終不能長驅而入寧武以西與虜切近爲隣則漫然平曠虜騎可長驅無阻而原設兵將比之他邊甚少城堡亦甚稀踈然前此虜賊顧少侵犯者何也以大同重兵爲之屏蔽也且由老營堡至八角所等處土廣人稀無所擄掠必深入至鎮西衛地方人畜堡寨始繁縱有所得及其返也又有大同平朔等處之兵截於前老營偏頭

等處之兵乘其後往返必須數日則大同鎮城重兵亦皆會集據險邀擊往往失利而去彼雖大羊無知然亦有所畏憚不敢輕入故三關之地兵雖寡弱老營堡等處雖極臨邊境地方平曠而虜之侵犯比之他邊爲少也又查得山西汾州潞州平陽等衛所官軍撥去大同防禦者七千餘名官軍月粮仍在山西支給以山西官軍戍守大同山西粮儲供給大同者止以其蔽山西也且虜之侵犯三關必由大同邊境而入今者大同之境時被侵犯切於自顧勢難他及而世平時久事失其初大同三關又各自分彼此則三關之地已爲大邊極塞而老堡營一路平曠若此兵馬之寡弱若此將官城堡

之勢必若此虜騎擁衆南下其何能支哉兵法曰勿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者載觀今日虜之入寇姦謀詭計與昔不同向也無甲冑今則明盔明甲勢甚剽疾矣向也短於下馬不能攻空城堡今則整備鍪钁攻空城堡矣向也不知我之虛實夷險雖或深入不能久留今則從容久掠按轡而歸矣向也羣聚而入羣聚而出忽若飄風今則大舉決於一處各掠各邊使不暇應援矣向也兵無紀律烏合而來星散而去今則部伍嚴整旗幟號令分明矣向也不焚廬舍今則放火焚燒矣其故何哉有中國之人爲之謀畫有中國之人爲之嚮導有中國之人爲之奸細有中國之人遺之以鐵器況事變

之時投入虜中者又皆慣戰有勇之人也此在虜者如此也度我度彼勝負從可知矣夫萌芽不剪滋蔓必長履霜不戒堅氷斯至今大同之兵既不能爲三關屏蔽也而三關之兵馬不增將官不選城堡不加規畫臣等惟恐今年深入明年深入今年得利而回明年得利而回漸不可長大起於細邊人塗炭不足言也數年之後虜且生心矣竊見各處大邊如宣府延綏等處虜皆不得肆然而入何也一則兵力強盛一則關山險隘一則百戰之餘豪傑叢生皆未有如老營堡之虛空爲可乘者也虜果狃於常勝妄興異謀圖入中國惟此途爲甚便嘗詳察華夷之界自大河以西石隰骨嵐靜樂寧武

至鴈門歷紫荆居庸直抵山海關一帶界山崇岡峻岅固天所以限華夷而保障生民者也中古以來類皆守於險外以爲重險之固紫荆居庸之外則有宣府一鎮鎮城既設重兵復設五路叅將大小城堡各設守備操守把總等官原額旗軍一十二萬鴈門之外則有大同一鎮鎮城既有重兵復設三路叅將九州縣大小城堡各設守備等官原額旗軍八萬餘名其城之堅必不可踰也其池之深必不可越也馭戎設險之道誠無有加焉寧武以西其險則在興嵐石隰等處古人皆於此地建節 國家亦守於險外置偏頭老營諸城堡然止設一副總兵遊擊并近日巡撫奏設止有四守備騎兵惟

九千餘名而興嵐等處則又棄而不守其城數日之間可攻而破也其池頃刻之際可負土而平也且宣大既有巨鎮重兵而內猶守居庸紫荆鴈門之險今老營等處既以兵孤將寡而興嵐等處乃又棄而不守虜騎長驅而下更何所恃以爲藩屏哉我

國家設險馭戎自遼以至甘肅經理周密獨老營等處乃一大空缺故虜若妄與他志圖入中國必由此地而入也夫善動者因其時先機者通其變當今之時變而宜通之時也以今計之岢嵐州實華夷之界有險可據宜設一叅將益兵三千神池堡要害之地宜拓一城添一守備益兵五百八角之東寧武之西八角之西偏頭之東適中之地亦

各爲一堡各設一守備或於五寨前後設立據阻以便截殺亦各益兵五百所益之兵聽臣等召募或於民壯中戶大者僉取副總兵宜陞爲總兵推選謀勇都督領之駐劄寧武其偏關仍設一守備益兵八百可也提督都御史不必兼理巡撫山西一省止巡撫沿邊一帶地方忻代保嵐石五州所屬及鴈門石隰二兵備併都司布政司管糧官按察司管屯官并守巡與寧道及叅遊守備俱聽節制其餘山西布按二司府州縣官員賢否軍民詞訟歲辦差役俱不管理庶得專意經略邊事老營堡宜設一所以管常備新軍夫不一勞者不久逸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不過給馬七千匹銀十萬兩工程可

計日而定也其山西汾州等衛所防禦大同官軍仍掣回山西三關防守遇有警急與大同互相應援如此則不惟三關之兵威可振而大同之勢亦遂爲之壯矣

土兵

英宗正統十四年九月　景皇帝令各處召募民壯就令本地官司率領操練遇警調用民壯之役蓋肇於此

憲宗成化二年春選陝西土兵時延綏守臣僉都御史盧祥等言營堡兵少而延安慶陽府州縣邊民多驍勇習見胡虜敢與戰鬬若選作土兵練習調用必能各護其家有不待驅使者兵部奏請　勅御史往會官點選如延安之綏德府葭州慶陽之寧州環縣選其民丁

之壯者編成什伍號爲土兵原點民壯亦改此名其優恤之法每名量免户租六石常存二丁貼其力役五石以下者三丁三石以下者存四丁時得丁壯五千餘名委官訓練聽調此陝西土兵之所由始也盧祥廣東東莞人在延綏三年嚴武備肅紀綱明賞罰毛里孩連年入寇皆却之

國初胡深在縉雲當元末盜起慨然謂其友人曰軍旅錢糧皆民出也而今日之民其困已甚遂請于上令有田者米一石出一人爲兵而就食之以一郡計之米二十萬石當得精兵二萬人軍無遠戍之勞官無養兵之費而二十萬之粮固在也行之數年使所在兵強而財

皁

按胡公所請亦土兵也竊觀近來以兵不足遂調兵或募兵所過擾擾民不勝害且於地方無室家之念多不肯出死力擊賊然則土兵其可無議乎今天下府州縣額設民壯護守城池亦彷彿土兵也顧名在而實廢者多矣倘各處精選勇壯者僉補加意操練則不惟藉以防守而緩急亦可得用其亦土兵之遺意乎

九年刑部主事張鼎上疏其三曰今官軍對敵罔有克捷蓋由腹裏官軍素係怯弱惟土兵驍勇而邊將多侵奪其功故多畏避宜立法召募特加優恤有功不得隱蔽則土兵效勇而嚮導可得矣

按此土兵之法不但可行於延綏若九邊行之則邊民不困於賊役而心皆內向無復北走之人虜雖欲入誰爲嚮導此寔久安長治之至計竟無有申明此意者雖延綏此法亦就廢弛而各邊多事兵力財賦日不暇給矣安得如盧祥者當事而力主此議也

王材中教錄曰農夫終歲勤動出食以給兵兵終歲嬉遊而食民之食四方有警則調集者民兵也召募者民閒壯夫也其軍與百費又民所供也衛所之兵無所事敵挑揀之議一出于口則怨望囂然且軍職傲睨執祖宗之制以相懾嚇 祖宗之制豈以軍儲爲養老周羸卹嬉遊長子孫之具耶法意不明民日疲而兵日弱

當其任者可但徇情取佽苟安旦夕而已哉

古今原始云弘治間令州縣選民壯先是天順初令召募民壯鞍馬器械悉從官給本戶有糧與免五石仍免戶丁二丁以資供給如有事故不許勾丁至是令州縣選取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精壯之人州縣七八百里者每里僉二名五百里者每里僉三名三百里者每里四名一百里以上者每里五名春夏秋每月操二次至冬操三歇三遇警調集官給行糧　議者曰此寓兵于農庶幾成周遺意第惜行之者惟從事明合混編顧募項役而已無實用也　近來用武輒調湖兵取勝今查湖廣土兵永順爲上彭翼南保靖次之彭藎臣其兵天下莫

強焉近嘗調三千人後調六千此在官之數也實私加一倍共一萬二千人其陣法每司立二十四旗頭每旗一人居前其次三人橫列爲第二重又其次五人橫列爲三重又其次七人橫列爲第四重又其次七人橫列爲第五重其餘皆置後歡呼助陣若在前者敗績則第二重居中者進補兩翼亦然勝負以五重爲限若五重而皆敗則餘無望矣每旗一十六人二十四旗共三百八十四人皆精選之兵也其調法初檄所屬照丁揀選宣慰額天祭以白牛牛首置几上銀刷之下令曰多士中有敢死衝鋒者收此銀啖此牛首勇者報名藁而收之更盟誓而食之即各旗頭標下十六人是也其節制

其嚴止許擊刺不許割首遺者與退縮者皆斬故所戰必捷人莫敢攖但沿途剽掠所謂其不可用不知剽掠之故一是因調來者非止一枝有過得相推委二是因散之則轉而爲盜也

穆宗隆慶元年六月巡關御史王友賢言薊鎮自馬蘭谷至峨嵋山地多膏腴請如密雲故事募民佃種以倣寓兵於農之意從之　四年四月浙江撫按官以浙中舊額設民壯一萬六千二百九十名每名日給工食銀二分率市井營差無裨實用至是請量留四千一百二十一名脩各府州縣守城之役而以一萬二千六十九名徵收工食銀八萬六千八百九十六兩貯之各府令別

選壯丁以充原額前銀即以給餉每名三錢將本省裁革冗役等項銀佐之自隆慶四年爲始編立十五總屬之名色把總分練杭湖嚴紹寧台溫每府分派一總嘉金衢處每府分派二總聽各該總叅都司及巡海兵備等官互相督視毋徒仍具虛文　上可其奏　罷眞定河間等衛忠順官軍之戍居庸者以薊鎮新募奇兵一千五百人代之先是總督譚綸委都指揮楊文指揮孟杰募得三千人即薊鎮練之至是練成綸因請分爲二枝一以代忠順軍一以代入衛陝兵陞文爲遊擊將軍領之而以杰代文爲都指揮領山東班軍報可　初以應天巡撫海瑞議革江南召募客兵已而巡按御史張

問明言各省兵業有安居遣之適以滋盜乃復命撫按官從宜選留至是撫臣朱大器言蘇州常州松江共有主客兵三千六百有奇其餘水陸兵已論主客兵七千七百有奇勢不得盡遣而前所遣者仍以各處軍餘民壯調補合之蓋一萬五百六十五人又歲於防汛時募沙土兵八千是皆不可削計兵餉當用十二萬一千有奇而存者僅五萬不能充一歲之給宜少加派以安衆心事下兵部請留用官兵如大器言戶部議許加派兵餉銀三萬　上報可　六年二月浙江巡按謝廷傑請一罷客兵以恤疲省練主兵以濟實用其略言浙中民困水澇正賦多逋儲畜空虛壯丁遠戍萬一寇至可為隱

憂且今剿鎮徵兵八千費安家銀四萬載送之舟八百
儻閩廣間復有此情徵費愈多驅深耕易耨之良醸帶
牛佩犢之俗以下農計之萬人從軍五萬人無食從軍
既久不習爲農他日戍歸必群起而嘯聚故金衢溫處
間强禦之夫根連黨結非獨浙中之憂亦天下之憂也
臣故願罷客兵以恤疲省昔浙民常苦倭患矣談戰則
股慄拘之即戎妻子相涕泣而別無何遂以應兵爲奇
貨而天下往往多稱浙兵夫浙故無兵其以有兵名自
勝倭夷始他省故有兵其兵不可用由鼓舞之無具也
况北人剛勁有膂力乃謂無兵誰其信之假能以待浙
兵者待本土之兵嘗必爭先獻技希賞圖功不尤勝於

浙兵之可恃哉臣故願練土兵以濟實用惟　上軫念
浙中自薊鎮徵兵以後他省各邊不得藉口令亟練土
兵以爲久計事下兵部覆徵調浙兵專爲防守薊鎮他
省自不得比以後雖有急變不得徵調　從之
今上萬曆二十五年十一月南京署科事刑科給事中鄭
明選奏今之策倭者曰今之勢朝鮮急矣在內則天津
登萊急矣南京稍緩臣謂倭雖醜夷至變詐也切恐陽
侵朝鮮陰窺內地日使我徵兵餽餉萬里遠出以虛我
　中國一旦捨朝鮮而內犯是墮其穀中也天津登萊
近議盈庭稍稍有備獨緩視南京未之一及臣聞兵家
之法實則避之虛則擊之何常之有彼覘知南京虛即

寇南京今自冬至春不過兩月一遇東風起揚帆而來則是南京化爲急也夫南京乃　高皇帝之豐鎬陵寢在焉王氣之所鍾也且地控長江南北百方漕艘由江入淮倭若乘虛而擊其背豈獨天津登萊哉臣署南京兵科事又奉差巡視營務日夜惶懼自恨才力薄劣無所規畫姑攄蠡測可爲南京備者六事敬爲　皇上言之　一曰鎮要地夫鎮江當南京之衝號曰京口倭來必抵鎮江然後泊南京是鎮江者南京之門戸也又其地緣江東南漕艘百萬從此而馳是　京師之咽喉也有如倭據鎮江不移漏刻可達石頭城則南京不利又以兵橫截江口塞我糧道則　京師亦不利如此

則南京之受害也臣伏讀　大明會典舊總兵官住札
鎮江後改總兵移任金山衛又移任吳淞若倭由吳淞
來我能逆之毋令前進豈不甚快萬一不戒倭得闖鎮
江非大師重兵則權輕力少不足應急臣請仍設總兵
官鎮之以固要地　二曰補水兵臣按南京故無水兵
自萬曆二十年南京兵部尚書袁貞吉見京軍老弱亦
以倭故請立水陸兩營兵各三千人今水兵存者二千
餘人近以朝鮮急應調去矣臣謂其調也宜去其去也
宜補何者兵難逆料若以　聖天子之威靈將帥之用
命一鼓而俘行長再鼓而斬清正還朝鮮之故郡揚天
朝之丕烈立功一朝此其上也三曰復浦口之城守夫

南京以浦口為屏翰猶　京師之通州也浦故有城北枕浦山南俯大江正德嘉隆以來江流衝齧城半為水而城始廢萬曆元年又請設兵船二十五隻募水兵五百名守之踰以天下無事撤所募歸江淮衞為水夫而兵始廢臣按浦口之地店民幾百萬有二倉焉大約穀二十萬石者寇至無城是推民受敵而齎穀藉盜也臣聞先年議復故城計費得五萬金重惜其費旋議旋徹不知今日惜五萬金而異日失二十萬粮也與其棄二十萬石穀以為南京危毋寧費五萬金以為南京利此為完計必不能城復置水兵五百守之毋徒恃此營軍為也　四曰造戰艦夫舟以載兵兵以運舟兩相用也

今水兵營船與兵偕行矣浦口船廢矣募兵無船是將徒涉而戰乎請急造戰艦令諸水兵以時出江察水勢淺深廣狹險夷之處第造船宜擇官之賢而有幹者督之必使堅緻毋苟且苦窳徒費無益也 五曰勘伏場臣聞南京故有伏場三十六處南有石子岡營東南有東山營東有仙鶴觀營北有江心營春秋練兵畢各令營官分道揚兵以杜竊發數十年間廢格不行伏場爲虛矣夫設伏者兵家之奇也古之名將往往用之聞倭奴至狡常以伏取勝我乃徒設以正兵當之是彼顧知兵我顧貿貿也請令查勘諸場所在某地可通何路某路可騎某地可步某地可瞭觀某地可設伏春秋揚兵

畧倣故事變通之　六曰安置新舊兵之難說者曰新兵誠當募有時舊兵南還將撤舊兵乎撤新兵乎撤舊兵彼且曰我捐軀棄妻子出萬死一生以急王事今廢我何故則怨矣撤新兵彼又曰無兵募我我有兵棄我朝廷何故負我則又怨矣故募兵難臣又應之曰新舊兵皆無撤也水陸兵兩營額當六千人今不滿五千矣浦口要地也水兵纔五百人尚少請與新兵約平倭之後以爾三分之以三分之一爲水兵以三分之一爲陸兵各足原額三千人數又以三分之一增爲浦口水兵如所餘之數而止夫為陸兵與爲水兵均也爲浦口水兵與爲本營水兵亦均也彼必聽命而舊兵還聽本營

新舊並用何撤何懲臣所言六事動輒有費臣非不知之然所不敢惜者權利之大小耳　又戶科給事中趙完璧奏臣接邸報見浙江巡撫常居敬一本倭夷情形萬分可虞敬陳切要事宜以保重地事內訓練鄉兵一節本部覆議臣嘗謂鄉兵之利有三而生擾有五嚴袪其五獨存其三法斯善矣何謂　三利民無轉餉之勞上免征調之苦一利也倏忽緩急禍起變生枹鼓一鳴倉卒可集二利也人自爲兵家自爲敵有兵之實無兵之名三利也然此三利人人能知之亦人人能言之而利中之害法中之擾非目擊其弊者不能知也何者兵農之分已久一旦驅而爲兵民誰肯應之者勢不得不

計丁照口而報派之里胥乘奸索賄富者以錢神而漏貧者以閭左而役有不然者里甲共出錢以募其人而且指一科十矣此其擾一也派有名籍矣器械所需官不給予者而責之自備在奸貪之椽吏又篤而爲查驗之說民有弓弩者而責之戈矛民有戈矛者而又責之弓弩百方刁勒必得賄而後已此其擾二也器械驗矣例應造冊以報上紙工之費安所從辦官不肯出而責之吏吏復稟官而派之兵及其轉上之府府吏又索賄而後收不然則發回而重欲造矣此其擾三也冊已申矣定期而操有司之官隨意妄改或待兵日午而待不至或晨夜已散而忽點查不到則有罰不中則有賄使

民賣田宅鬻妻子而償此其擾四也操有期矣訛言或至不查的實張皇四顧輙集城守露處霄立曠日靡工而民不獲息此其擾五也夫此五者言之若失於煩瑣細微不識大體而探其實則民嚚嚚然喪其樂生之心者係之茲矣執執一夫借力而食父子待之為常今既羈其身不得自養又令其蕩田宅鬻妻子以供百擾之費使民飲恨吞酸而不敢言此不北走胡南走越則多潢池之兵也是可不為之慮哉臣愚以為欲練鄉兵必先去五擾欲去五擾莫如寬厚之意多而束縛之政簡富家大姓計口分充單丁獨戶者可免也應用器械官為給二或僅給之費近日募兵之例可比也冊足以記

名籍紙字之美惡格式之合否不必大拘官爲之亦可
也定操有期蚤暮勿爽有司勿怠玩見戲視之餘日放
之歸農不得故爲牽制可也中者有賞不中者不賞必
示懲戒薄其鞭朴勿迫之贖可也去此五擾然後民不
稱病而鄉兵之法可行樂應者多而訓練之實可加矣
勦鎮不必再調請　勅守臣以實訓練務籍客兵之長
成土兵之藝　上是之　十八年二月兵部尚書田
樂陳防禦要機一查額兵通行邊腹省直各該督撫衙
門備查所屬衛所若干每衛原額兵各若干逐一查明
缺伍者設置營操千把總等官將加操演習其技藝今
行伍充實兵皆精銳一簡民壯督撫衙門嚴督所屬各

府州縣官將見在民壯備行查選務須身軀雄壯膂力過人技藝閑習者各給腰牌填寫年貌籍貫所習器械編成隊伍捕官每月小操一次印官每季會操一次該道每歲巡閱一次餘日聽其自行逐隊演習不得仍前差遣有妨訓練一練鄉兵撫臣嚴令所屬地方各于鄉邑之中年少力強者籍名在官授器仗于農隙之時令其訓練習熟既可彌盜又可保身該地方仍不時程課之且諭以訓練之意潛消其邪心不許逐隊排營往來騷擾毋令在官人役假託查驗以致妨業滋費一嚴保甲搶賊入京往來無阻至縣始被盤獲皆保甲不嚴之故宜行所屬地方官加意舉行十家為甲立之長十甲

爲保立之正互相稽查人相告戒某日某家某人不在作何事故先究根由家報之甲甲報之正容隱事發者一體連坐如外來面生可疑之人即盤詰倘容留潛住連坐不貸此弭盜安民之上策也一禁左道如白蓮無爲等敎一唱百和夜聚曉散男女混淆講經說法并士紳亦逃儒入禪皆不可爲訓宜令內外地方不時巡緝無論流寓本地之人但有前項奸徒身無正業口出訛言聚衆糾黨挑引愚弄者即便擒拏到官依律究遣其關津要害又深山大谷之中須徧諭居民務保身家或容隱匿自干罪戾則厠身無地惡黨潛消一議應援凡遇地方有奸盜生發不分別省隣屬念篤唇齒互爲

犄角或邀絕其前或追逐其後或橫擊其中同心共力勦除克熟有功一體叙錄失事分別懲究一勤訓練撫臣通行鎮道將領等官各將所屬兵馬揀選訓練整齊合用器械置造鋒利一遇有警隨調即發一信賞罰查各道所屬各府州縣衛所若干見在食粮之軍若干上班若干彰射貼役若干今精練若干以致民壯鄉兵保甲應授訓練諸法咸照此稽核如所屬各官果能實心行事著有成績特廉其最者破格薦揚不次擢用若徒事虛文陽遵陰違亦廉其最者指名從重叅斥各照信地遠近以文到之日爲始遠者限半年近者限四個月以裡囬奏其有違慢不遵者許該科查叅處治俱依擬

行

續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六十三終

續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六十四

皇明進士雲間王圻纂輯

兵考　教閱

宋

理宗寶慶元年十一月御射殿閱射藝遷補有差　二年六月御射殿閱諸班直射藝換授有差　端平二年六月御幄殿閱武舉進士射　嘉熙四年閏十二月閱軍頭司武伎　淳祐中董槐知建康府時軍政弛弗治乃爲賞三等以教射歲餘盡爲精兵　十一年十二月上諭輔臣曰邊事未息武備當嚴五兵所先莫如弧矢昔种世衡守青澗日教習射恙人畏之其法可以推行郡

令諸路帥閫守臣講明區畫詳議激勵使各令自衛鄉井弓弩箭隻聽從其便　開慶元年五月御後幄閱武舉進士射

時陳耆卿上殿奏劄曰臣聞有郡縣之兵有邊陲之兵邊陲之兵可急而不可緩者也郡縣之兵似緩而實急者也脫有緩急則未免以因吾關者而移之備塞是郡縣之兵即邊陲之兵也臣昨按兵浙東粗訪底裏大率以養兵爲困不以練兵爲急老者合汰也今懼其汰而先斷諸人豈論其人之可兵耶物故者合去其籍也今不去其籍而改刺其子弟豈論其子弟之可兵耶補之不度其材教之果有其法猶之可也今教之果何如哉

夫所謂路鈐之拔關者歲一及境而已雖目覩其畧而不能心知其詳也其勇其怯其工其拙要在講之以豫而持之以久否則虚名而已矣以一射言之甲能而乙不能人所知也至射則不能者或中而能者或不中蓋其私相替易以誑主兵者之觀聽甚可罪也幸而察之固無害不察則能者不賞而不能者賞矣觸類而觀其他固可想也蓋兵有敢死之氣而後有必生之理平居肄習既同兒戲猝有調發則聞金鼓而慄對妻孥而泣而曰我將就死者也夫既自以為就死則安望其却敵而生耶古人之兵有所謂以一當百者貴精不貴多也今若是雖多無益臣愚欲乞聖慈嚴飭諸郡毋於補刺

之際研覈惟謹以痛掃曩時之弊至於簡閱一事兵官詳督其目守臣親提其綱兵之勤惰兵官得以賞罰之兵官之勤惰守臣得以賞罰之其有才藝精好者優加旌別歲上其名於密院本路鈐總且時出不意以點摘按視之務使人人自奮出爪距以扞國以之長城江淮清風河洛無不可者惟陛下留神

初寧宗時袁說友上言曰今日之所豫備者莫先於修軍政而軍政之最切者尤莫大於治軍實夫軍實者武藝車徒器械是也春秋之時以數軍實為軍政之先務臣嘗得之於宿將謂軍中如弓弩手如鎗刀手皆有陞加等則此武藝之要而謂之軍實者也弩手之高強者

則有四石與五石焉其用鐵搭者則加以三斗矣弓手之高强者則有二石五斗焉鎗手之高强者則有五百六百𣏌者焉刀手之高强者則有格鬭屢勝者焉力愈强則斗力𣏌力愈高矣有此武藝則有此陞加與之增食錢增衣賜所增多寡視其藝之高下凡此者統帥等日試月比每季僃之總領親與審擇從實陞加陞加既畢即增請給然後士激勸勇者思奮强者竭力平居無事程能校藝日溫月習有增無減一遇征行莫非强勇之士摧鋒陷陣斬將搴旗無不可者若不激勸於無事之日一旦緩急旋求其孰爲勇孰爲强何可恃也今江蜀諸屯豈不知此而陞加之法百不舉一臣知其說矣

軍中既無餘力總司復無餘財誠恐陸加既多月給必廣既有犒設復添衣賜自度無以辦此不復敢事激勸遂使士卒有勇莫施有力莫見人材沉滯緩急無用豈不深可惜哉臣竊謂諸路總司前十數年往往財賦所在充牣供軍之餘所積甚富近年寖皆窘束不知何以遽至於此臣亦略知端倪矣總所胥吏與鈔鋪實表裏爲務場監官恐有歲終虧分之罰而胥吏紿監官曰每鈔一道當減若干錢則客旅所至矣遂從其言於是鈔鋪挾百十萬之本者盡皆入錢場買其鈔客旅皆用元價且復增錢就鈔鋪買鈔而去官中所減之一錢亡慮一二十萬盡歸鈔鋪胥吏之家矣歲歲如此其滲漏不可

數計也年來此弊尤甚而淮東則又甚焉使總計者的見此弊深懲而痛革之則可歲收所減之金以充陞加之用蓋甚不乏矣臣愚欲望睿斷詳酌臣所奏深以陞加之法爲軍政急務行下諸處統帥將弓弩手鎗刀手每几比試揀定斗力石力與擲數格門勝數最高強者候至一季取最高者不以人數多寡令總領同統帥親與審試不得徇情須從實陞加犒設外照格增添請給等具名奏聞仍仰總領所措置財賦考覈吏姦關防滲漏以供軍之條充陞加增添財物等使用如將來遣官點試得見武藝果是高強者統帥以下當議推賞如更茂裂令來指揮即當重寘典憲諸軍士卒亦皆踴躍自

奮願以勇力競相呈露一有邀擊以此禦敵臣知所向無前矣

遼

太宗天顯三年正月閱北尅軍籍庚戌閱南尅軍籍丁巳閱皮室拽剌墨離三軍　四年十月幸諸營閱軍籍庚戌以雲中郡縣未平大閱六軍　十二年二月詔諸部休養士卒　七月詔諸部治兵　會同三年六月閱騎兵于南郊　六月閱步卒于南郊　九年九月以伐晉閱道兵于漁陽西棗林淀

聖宗統和元年十月將征高麗親閱東京留守耶律抹只所總兵馬　二年二月與諸王大臣數閱　三年七月

遣使閱東京諸軍兵器及東征道路　四年十月以南伐皇太后親閱輜重甲兵　十年四月命群臣較射十四年十月命劉遂教南京神武軍士劒法賜金幣錦幣

興宗景福元年閏十月閱新造鎧甲　重熙四年十二月詔諸道砲弩弓劒手以時閱習　十四年十二月觀漢軍習砲射擊刺

道宗壽隆元年九月詔西京砲人弩人教西北路漢軍

金

太祖天會二年十月詔分遣鶻沙虎等十三人閱諸路丁壯調赴軍

世宗大定二十二年三月命尚書省勑西北路招討司勒猛安謀克官督部人習武備　二十六年十一月命以時訓練軍士

章宗明昌六年五月詔諸路猛安謀克農隙講武本路提刑司察其惰者罰之　承安三年正月併上京東京兩路提刑司爲一提刑使副兼安撫使副專掌教習武事俾毋改其本俗　四年九月詔訓練軍士　太和八年十一月御臨武殿試護衛

宣宗貞祐二年六月詔訓練軍士　三年三月勑河東河北大名長貳官訓練隨處義兵　興定元年二月命樞密汰罷軟軍士　二年六月樞密院言元兵南下意不

在河北而在陝西河東各路義兵土兵番漢弓箭手宜于農隙教閱以備緩急　三年八月命樞密遣官簡嶺外諸軍之武健者養之彰德邢洺衛濬懷孟等城弱者罷遣

哀宗天興二年二月閱兵于蔡州見山亭　十月閱射于子城中者賞賚有差

元

世祖中統二年八月以宋降將王青爲總管教武衛軍習射　至元九年春正月詔帥府統軍司總管萬戶府閱實軍籍

仁宗延祐元年九月監察御史言乞命樞密院設法教練

士卒一應軍官襲職者試以武事而後任之制曰可

英宗至治三年春正月遣回回砲手萬戶赴汝寧新蔡遵

世祖舊制教習砲法

泰定帝泰定三年十一月御史臺言比年營繕以衛軍供

役廢武事不講請遵世祖舊制教習五衛親軍以備扈

從不報　四年二月詔同僉樞密院事燕帖木兒教閱

諸衛軍陣有奇正人有坐作兵有擊刺必耳金鼓目旗

幟千萬夫如一人而始可

皇明

太祖吳元年春三月大閱時張士誠據兩淮未下　太祖

議征討遂揀將士更制編伍　命鎮撫居明領之分隊

習戰勝者賞銀十兩其傷而不退者亦稱勇敢士賞綵有差因　諭之曰刀不素持必致血指舟不素操必致傾業弓馬不善習而欲攻戰未有不敗者吾故令汝等練之汝等勇健若此臨敵何憂不克爵賞富貴惟有功者得之又謂起居注詹同曰兵不貴多而貴精多而不精徒累行陣近來軍中募兵多有冗濫者故特爲戒之冀得精銳庶幾有用夫　國初尚無暇日欲討一士誠而　太祖且閱之如此况今日之承平克詰張皇真周召守成之明訓也

初定鼎金陵置五軍營設大教場在都城外南二里　小教場在國子監之右望皇城迤西　至永樂間設神機營在大教場右　浦子口在大江之

北

嘉靖十四年設池河演武場（在定遠縣東二十里）時雖選都于北而在南兵衛不廢且練習以時皆轄于兵部及操江都御史蓋以重根本而飭江防云

國初五軍營曰中軍曰左掖曰右掖曰左哨曰右哨管操練京衛及中都留守司山東河南大寧三都司各衛輪班馬步官軍又有十二營管隨　駕擺列馬隊官軍圍子手營管操練上直叉刀手及京衛步隊官軍幼官舍人營管操練京衛幼官及應襲舍人殫忠效義營管操練京衛報效舍人餘丁皆五軍之支分也永樂初始以龍旗寶纛下一千小達子立三千營分五軍一營執大駕龍旗寶纛勇字旗負　御寶及兵仗局什物等

件上直官軍一管左右二十隊勇字旗　大駕旗纛金鼓等件上直官軍一管傳令營令旗令牌　御用監盔甲尚冠尚衣尚履什物等件上直官軍一管執　大駕勇字旗五軍紅盔貼直官軍上直官軍一管殺虎手馬轎及前哨馬營上直明甲官軍又有隨侍營隨侍　東宮官舍遊東備禦囘還官軍此則三千營之支分也後永樂因征交趾得其神機火箭之法遂立神機營亦設中軍左掖右掖左哨右哨各有坐營把司把牌等官管操演神銃神炮等項火器又有五千下者因得都督譚廣馬五千匹令謂之譚家馬者即此亦另置坐營把司官統之此則神機營之支分也

按三大營居常則五軍以肄營陣三千以肄巡哨神機以肄鎗手如　大駕親征則大營居中營外分駐五軍步卒居内騎卒居外其外爲神機營又其外爲長圍各周二十里樵採皆不得出圍外

初立大小教塲以練五軍將士永樂初既有五軍又有三千營以司寶纛令旗神機營以司神鎗火器是爲三大營各營管操者曰提督各哨分管官曰坐營曰坐司俱本部奏請于公侯伯都督都指揮内推選永樂間始間用内臣而神機火器則　特命内臣監之曰監鎗又有掌號把總把司把牌等官皆于都指揮内推選又京營之制主訓練在京官軍　永樂遷都又于中都太寧

山東河南附近衛所指揮官軍輪班上操以內衛京師
外備四方征伐
太祖洪武十六年癸亥令天下衛所選善射者十之一於
農隙月輪班赴京較試不中者指揮千百戶有罰各選
軍士就于本衛較射
宣宗宣德元年丙午調河南山東大寧都司中都留守司
直隷淮陽等衛及宣府軍士至京操備令每歲輪班往
來
英宗正統十四年巳巳令外衛輪班京操者立前班三月還
八月到後班八月還次年三月到河南山東江北直隷
强壯官軍皆隷前班

憲宗成化元年乙酉令大營提督官每月二次赴團營會操每年二月十五上操五月十五止八月十五上操十一月十五止歇操之日仍十日一赴教場點視

孝宗弘治元年戊申令都司衛所除軍政守城管操管運外餘分兩班輪操五年一代周而復始

按兵部尚書靖遠伯王驥守備南京嘗閱師覆舟山問其將校曰部伍行列若何皆對曰隊各五十人始爲一字列聞鐘鼓聲則變而爲方員直斜之勢今日所校練是也公笑曰如此何爲約束士卒俾就紀律哉凡兵五人爲伍必一人居中執旗標四人者立四面皆聽一人所使中一人恒堅立不動赴敵則四人必聽中一人使

四人者相顧應四人死中一人不得獨生由五人爲二十五人共一隊最中一人執旗稍大以令其四面如前五人之法又倍而成伍則爲一百二十五人其再倍則爲二百五十人共一營左右前後相應而聽于中以一百二十五人五分之一居中四者寄四隅爲遊兵出奇而正一百二十五人堅駐不動一一相犄角而功可成矣又以五營如前分布之則正兵一千二百五十人而又以一千二百五十人如前法爲奇兵遊擊則總二千五百人爲一帥相機調遣聽于中軍主將之令其下由伍而隊由隊而營各有一人爲中中者一人各以將之令令其餘如是豈有紀律不嚴約束不齊而功不成哉

聞者亦皆稱善

武宗正德間有獻咨計者託言京軍不習戰陣欲遣宣府邊軍三千入衛　京師而以京軍充數戍邊每歲春秋番換如班操例　上遣司禮監與谷大用至閣議大學士李東陽力辯以為不可大用曰此事非我輩所為自有先入之言牢不可破姑俟再議東陽退而具揭帖云宣府　京師北門切近胡虜十分緊要　朝廷屯戍鎮兵分地防守尚恐不給每年河南等處邊軍輪班備禦近因劉七猖獗動調官軍乃是一時權宜亦非得已況今正是防冬時月縱使京軍在彼徒為勞擾亦難濟事祖宗百餘年來未嘗有此恐傳聞四方未免驚疑臣

等未敢輕議如謂　聖駕看牲在邇欲比常加意竊見總兵郤永見在滄州宜令兵部咨切行文暫帶領邊軍近京住劄事畢之日仍令還鎮庶事體穩當人心安靖時廷議皆謂邊軍不可調入已而　上坐乾清宮司禮監文書官追令擬票東陽具題極言其不便曰京邊官軍各有分地必有急事乃可互相應援今無事而動一不便也京軍備邊不習戰陣難保必勝恐傷　國威二不便也京軍出京駭人耳目傳聞各處未免驚疑三不便也京軍在外恃倚强勢占住房屋索要錢物需索酒食强買貨物奸污婦女將官護短而不肯禁退方受害而不敢言四不便也邊軍在内狎恩恃愛傲睨軍民模

視官府小則怠玩大則違法治之則或不能堪縱之則愈不可制五不便也遼遠鄉井拋棄骨肉或風氣寒暑之不相宜或盤纏供給之不相續六不便也粮草之外必用行粮布花之外必須賞賚非緊急不得已之時為靡費無極之計七不便也往來交替日無寧息倉卒之際或變起於道途厭倦之餘或患生於肘腋八不便也示京營之空虛見中國之單弱九不便也西北諸邊見報聲息啓齒之地正須策應脫有踈失咎將誰歸十不便也凡此一事而不便者有此數端今五府以為不便六部等衙門以為不便六科十三道皆以為不便臣等以股心之臣居輔導之地若阿諛委順勉強曲從是滿

朝之臣皆有爲國之心而臣等獨當誤國之罪萬死不能塞責矣伏望聖明洞察博采人言稍俟從容務求至當實宗社萬年無疆之福也所有前項事情臣等不敢別議明日遂內降行之於是江彬許泰劉暉等皆領兵赴京都人稱爲四家兵云諸邊緣此有寵于上彬尤近狎用事邊卒素悍又恃幸益驕悍侵暴民苦不堪時上命入西內肄習令彬等爲營陣校騎上戎服臨視禁中銃炮之聲不廢彬竟以逆誅天下紛然

世宗嘉靖十五年都御史熊提督團營王廷相上疏云即今團營內外官軍雖有十二萬之數而京衛撥去捕盜已五千六百員名外衛撥去各處做工及拽木等項常

不下二萬有零雖云暫時借用而營伍經年空缺其見操者中間老弱疲羸不能執弓習藝者甚衆校閱之際已不堪觀脫有緊急遣調又安望其投石超距奮勇以禦侮哉又圓營軍士派之雜差撥之做工留之拽木終歲不得入操困苦以勞其身而敵愾之氣漸消鑠以奪其習而弓馬之藝疎雖有圓營聽征之名實與田畝常耕之夫無異是不能養其勇于未戰之先也又軍士替役之難緣吏胥需索重斯貧軍不能辦此是以終年累月老弱其營苟且應役而精壯子弟不得收練是當革其弊于需補之時又三大營挑選精壯以聽征有等富貴奸猾之徒懼營操出征之苦賄該管人員僞爲不堪之數揀存本營其貧者

不能營幹當川操練是當時三大營積習之弊由斯三者軍士之所以不精力也　丙申　詔改大興隆寺為講武堂先是兵部以為言　上諭輔臣曰大興隆寺宜改做講武堂又諭禮部尚書夏言曰雖是兵事係典禮卿部裏可具奏來言奏曰周禮大司馬每遇仲月用時教武惟冬農隙則大閱之在漢有會都平樂觀之講唐有都外驪山之講宋有近郊西郊之講歷代之典雖各不同然做古周制思患預防蓋未始有二也　太祖高皇帝經理淮甸親閱試將士　太宗文皇帝靖難之後亦是加備練是以　國初名將疊出類皆文武兼資韜畧素習威震沙漠策勳　闕庭漢唐宋以來所未有也及今百七十

餘年承平日久武備漸弛將驕卒惰幾不知兵宜有足
歷 聖慮者講武事誠不可緩 上嘉納之言因條三
事以進一曰專教將領一曰尊崇廟祀一曰時加懲勸
穆宗隆慶三年八月大閱先期一日 上常服以親行大
閱禮預告於內殿用告詞行四拜禮如出郊常儀是日
司禮監設御幄於將臺下總協戎政大臣巡視科道官
督率將領軍兵預肅教場內外一至日早遣官於教場
內祭旗纛之神三大營官軍俱各披戴鮮明盔甲盛陳
旌旗器械下本營擺列仍選撥將官四員統領有馬戰
兵二千名于長安左門外伺候 駕 文武各堂上官
六科十三道掌印官并禮科兵科禮部儀制司兵部四

司官及科儀官監射御史鴻臚寺供事官武職除總兵操閱外其餘都督以上并錦衣衛堂上及南鎮撫司掌印僉書官各具大紅便服開領扈從牙牌懸帶供諸教場伺候一是日免朝錦衣衛備　鹵簿駕設於　皇極門下　上常服乘輦由長安左門出扈從官衛前後導從鉦鼓響器振作從　安定門出至閱武門外總協戎政官率領大小將佐官戎服跪迎候　駕過方起隨入將臺下北向序立　駕進閱武門內中軍舉號砲三各營鉦鼓響器振作扈從官序立于　行宮門外迎駕　上到行宮門降輦兵部官導　上入　行宮鳴金止鼓候　上升座扈從官行一拜叩頭禮如儀　賜

酒飯各官仍叩頭謝　恩畢卽退出於將臺下東西序立兵部官跪奏請登臺大閱兵部鴻臚寺官導　上登臺陞　御幄舉號砲三鴻臚寺官跪奏京營將士叩頭贊一拜叩頭禮畢分東西侍立總協戎政官列於扈從官之北其餘將佐列於扈從官之南兵部尚書跪奏請令各營整搠人馬承　旨畢將臺上吹號笛摩黃旗總協戎政官指揮副參遊佐等官各歸所部整搠人馬兵部尚書跪奏請閱陣號砲三響步官軍演陣悉如常法演畢將臺上吹號笛摩黃旗各將官軍士俱各回營少頃兵部尚書跪奏請閱射總協戎政官指揮副遊參佐坐營號頭中軍千總等官及應射公侯駙馬伯錦衣衞

等官俱於將臺下北較射藝馬上人各三箭步下人各六箭中的者鳴鼓以報用御史二員兵部司官二員監視紀錄其餘把總以下及家丁軍士射箭以府部大臣弁御史及兵部司官各四員於東西廳分投校閱一體紀錄其刀鎗火器等藝聽總協戎政官各量取一隊於

御前呈驗訖兵部尚書跪奏大閱畢將臺上舉號旗總協戎政官及大小將領俱詣將臺下北向序立鴻臚寺官奏傳　制贊跪各官皆跪鴻臚寺官宣　制訖贊叩頭各官叩頭訖先退出閱武門外伺候仍贊扈從官行叩頭禮訖鴻臚寺官奏禮畢　上回　行宫少憩扈從官趨至閱武門内序立伺候送　駕上陞輦中軍舉

號砲三各營鼓吹齊鳴鹵簿及馬戰兵導從如來儀鉦鼓響器與大樂相應振作總協戎政以下官候　駕至跪叩頭退馬戰兵至長安左門外止鹵簿大樂至午門外止　上還仍詣內殿恭謁如前儀一　是日百官不係扈從者各具吉服於承天門外橋南向北序立恭送候　駕出長安左門退於本衙辦事　駕還之時仍前序立迎候　駕入午門百官退一　十三日總協戎政官率將佐等官各具朝服上表謝　恩文武百官朝服侍班行稱賀禮是日早　上具皮弁服　御中極殿執事官行禮畢導　駕官導　上陞殿樂作鳴鞭總協戎政官以下入班贊四拜贊進表目又贊四拜退百官入班鴻

臚寺官致詞稱賀贊行五拜三叩頭禮畢鳴鞭作樂
駕興一是日兵部以各將士演營優劣中箭多寡并教
練等第具本奏聞請自　上裁一十四日　上　御皇
極門賜　勑勉厲將士總協戎政官捧至綵輿將士迎
導至教場開讀行禮如儀是日即賞賚將士并戒罰有
差一十五日總協戎政官率將佐等官復謝恩　詔如
所擬
按選兵練兵之法載于經略書者頗可采用今錄于左
選兵之法市井遊猾之人不可用花鎗花刀之藝不可
用年踰四十者不可用偏見執拘者不可用好爲高論
者不可用面白膽小者不可用衙門積年放刁玩法之

人不可用當取膂力强壯肉實筋粗目有精神貌類朴實身體便捷手足舒長知畏官府稍有福氣而年又在三十上下者方可用也至於武藝則可學而成之臨選時不宜以此爲主

兵士宜令屢經戰陣屢立戰功將官親自選用就令訓練督戰則情義孚而恩威積若募兵者一人練兵者一人領戰者又一人則選練必不用心而兵將亦不相識斷斷乎取敗此向來之宿痼也

練兵之法有五一曰練膽二曰練藝三曰練陣四曰練地五曰練時今惟日期赴武場操演非也何爲練膽有所畏有所恃是也蓋軍士畏賊則不畏我平日武場中

信賞必罰常如在陣時使兵知我之威必不可犯反其退走之心遇敵而忘之是之謂有所畏也聯屬隊伍有法譬如敵擊吾左恃右必救敵擊吾右恃左必救敵擊前後首尾互救氣勢常壯敢於攻戰是之謂有所恃也何謂練藝軍中實技惟楊家長鎗李家短鎗與闘之牌鈀䖏之狼筅五兵相衛可以必勝鳥銃乃今日利器自非有衆能短兵接戰則亦有時而窮刀鎗籐牌最利禦敵副總等官宜督同教師勸兵分習務期精熟比試之日管操官分辨生熟鬮揭主將閱比賞罰其習花鎗花刀無益實用者一槩勿取何謂練陣令之兵知合而不知分不論衆寡俱圍作一堆前者遇敵後不能應至爲

可惡法云陣欲疎戰欲密行陣間須縱橫皆有達巷可
以馳馬整齊行伍前視心後視背左右視兩肩如孫子
教吳婦人秘法而又習疊陣法番休迭上否則密陣而
戰反疎矣又今之兵知進而不知退非大班散回之謂
乃逐隊抽代之謂也若收兵無法則爲敵所乘我兵見
敵追來紛亂而不能整此二者歷年之大弊也不可以
不戒其他金鼓練耳旌旗練目坐則擊刺練手足之類
乃常法也亦須慣習則進退有度可雜而不可亂乃善
何謂練地古之陣法有方有圓有銳有橫有直皆因地
而異用也若但於武場中操演而已則遇敵交戰之地
安得廣平方正亦如武場者乎善將兵者過山即習登

躡之法過水即習涉行之法過街衢即習巷戰之法過林麓即習設伏搜伏之法過田塍即習分行合捕之法地之近者令軍士分投識認地之遠者置嚮導畫圖哨探務使水陸險要人人不迷何謂練時時有寒暑晝夜雨暘風霾須令兵士平日曾慣重任遠行之態常常各帶雨傘一把青布傘袋一條筯一雙漆碗一隻備渴鹽梅茶或酒一小竹筒每隊共置銅鍋或鐵廣鍋一口不論操演調發行止宿食兵不得離隊隊不得離哨哨不得離營每哨日設一兵巡風百總輪督無容擅離隊伍在外散行飲酒生事違者軍法重治則是無時而不練習習慣於平時則臨陣饑寒勞苦皆能耐之矣此法不

但可以耐時亦定心志壯筋骨長氣力大有益於軍士
八陣圖六花陣之類乃是營法分派隊伍之死規模古
人之糟粕也臨敵對敵不在於此何也營自營陣自陣
戰自戰營也者止之陣也陣也者行之營也臨敵時須
以營陣中人逐隊調發交戰運用變化全在此心若依
古圖不可行也今之將官非脫古陣法而自作聰明則
泥古陣法而以之敵愾安在其能制勝也爲將者宜知
此義
倭寇不利水戰其所利在於田塍窄狹之處乃其所素
習耳古所謂一曰得地利是也我兵向來只在武場中
訓練武場何曾有田塍乎今須於秋收之後春耕未動

之時引兵就田野中演習狹隘遇敵分艅衝擊之法如何下水如何赴淖泥中行如何約會如何合圍縱橫曲折無不便利斯可與敵相角

將官平日訓練軍士號令營藝須照臨陣一般其臨陣也卽以平日所習者用之則操一日有一日之效熟一件得一件之利若武塲中所演者逈是虛套而臨陣之眞法眞令眞營眞藝無一相合則耳目生踈雖操千百年何用哉

兵之勝負不在衆寡而惟係於精練與節制分合何如且如領兵三千分爲三支每支九百人張犄角之勢常以一支當敵二支治力更番而進當敵者爲正專司截

殺治力者爲奇專司接援另以三百人行哨設伏寇雖億萬吾以寡而擊之有不勝哉縱遇强敵難勝吾亦豈至於敗哉向來戰將常有合而無分以至敗衂不可以不戒此臨陣進兵之分合也

古人收兵不苟其行陣中常有遶巷戰酣欲罷則逐隊相間而抽常存一半與賊對立一半逐漸縮退若干步而止俟對立者抽回乃又退縮若一齊回身轉步背賊而走豈不招敵追襲乎此在陣退兵之分合

水戰校閱

宋

寧宗嘉定九年春正月置馬軍司水軍

理宗紹定三年十一月殿前司奏乞撥本司一千人令嘉興府招瀕海漁業慣熟風濤少壯趫捷之人試驗剌充澉浦水軍仍增置統制官一員通行部轄從之　淳祐三年八月令福建安撫司照沿海例團結福泉漳與化民船以備分番遣戍從帥臣項寅孫請也又以寅孫言併福建延祥荻蘆二寨置武濟水軍摘本州廂禁習水者補充凡一千五百人　五年五月趙葵言諸州江防極爲踈陋乞下沿江制司及江西帥司湖廣總所兩浙漕司許浦水軍司共造輕捷戰船創游擊軍强壯三萬人分布新船以備緩急從之　七年二月詔令封樁下庫支十七界會子十二萬貫付淮西安撫司造舡艇船

淳祐末王埜節制和州等處埜巡江引水軍大閱艑艫創蒙衝萬艘

按陳止齋舟師水戰策問古者重戎事宜亡一闕而舟師不槩見於經何哉舫人習水著於明堂月令之書而世所行太公六韜蓋有水戰云然則古有之而失其傳耶夫周制徒出於井馬出於丘車出於甸旗鼓甲兵率賦民爲之假令有舟師豈徒無所取給歟而莫詳其制何也春秋之季東諸侯亟用之矣伐吳之役楚舟以無政無功然則舟師宜亦有政明年掩以井牧之法治楚兵賦車籍馬而舟楫不與夫舟楫不出於井牧之賦將安出歟吳疆之役沙汭之役繼此累見豈其取辦於倉

卒之閩歐民而用之歟越之報吳也凡四萬五千人而習流二千耳越固澤國也而可以水戰僅乃及此若然吳越之民殆未必盡習與夫舟無定賦士無素習安在其爲東南之長而賴以得志哉漢於瀕郡置車騎水處置樓船各有員數且筭賦漢所以治庫兵車馬者也水處以樓船易車騎其亦以筭錢充費歟否則未聞也按地理志廬江有樓船官今有水處不但廬江郡而已也他郡不置而廬江獨設官意者度縣官錢治舟艦於此歟博考諸傳則尋陽有船會稽有船博昌有船桂陽零陵豫章皆有船夫廬江獨設官而他郡鮮有之豈其非在官之船故無司存歟不出于官而調之民是亦所謂

取辦倉卒間且亦得有員數耶謂無員數也傳有之曰因南方樓船士二十餘萬人以擊南粵而淮南之書亦有所謂樓船卒水居者斯其爲有員數昭昭矣士有員數其船械不以倉卒辦也亦昭昭矣然則舟號從而具士何如而役可得而考歟中興以來材官騎士既罷而三郡棹卒四部黃頭班班猶見豈尚沿西京之舊歟江左六朝舟師甚設而制度缺畧不著梁史有公私船之稱大抵或官或民初無所定陳之末載防戍船艦悉還都下江中至無一隻以此推見誠無足云者至唐制府兵於樓船未有處也然而荊襄總管兼統水陸部伍出討大集步艦亦必有法矣而兵志無傳焉抑又何哉方

今江海要擊其備嚴矣則者有卒然之警猶調民艦以佐王旅漁賈無徵發之常州縣有泛興之役一時趣督往往條理未彰或被其悲伊欲以鄂渚之戍施之沿江自荆達揚許浦之戍推之沿海自吳達閩聯次比伍輯以軍政使之大小相維遠近相及而猶之周漢參之楚越按之梁唐之制原有戍額且夫治艦置卒多糜官錢胡能贍之一切科民則有不忍儻曰國家嚮尉姑置勿講卒有檄發閩浙騷然尚循襲背則戍要沖而氣勢不通無益攻守宜妥設施乎諸君盍參而陳之 切從曰道德藩籬將安用此

金海陵正隆四年二月造戰船于通州 五年三月東海

縣民張琎徐元等及遣都水監徐文等率舟師九百浮
海討之命曰朕志不在一邑將試舟師耳

元

世祖至元七年三月阿术與劉整言圍守襄陽必當以
教水軍造戰艦爲先務詔許之教水軍七萬餘人造戰
艦五千艘　十年三月劉整請教水軍五六萬及於興
元金洋州汴梁等處造船二千艘從之　六月以襄陽
造戰船千艘　十一年二月造戰船八百艘于汴梁
十二年二月以軍萬人隸江浙行省習水戰　十六年
十一月命湖北道宣慰使劉深教練漢陽新附水軍
二十年正月命諸位習舟楫　二十三年二月敕諭江南

各省所統軍官教練水軍　三月以征日本船運粮江淮及教軍水戰　六月造征日本迎風船　十月敕習泛海者募水工至千人者爲千戶百人爲百戶　十一月敕囚徒黥其面及招宋時販私鹽軍習海道者爲水工以征日本　十二月敕樞密院向以征日本故遣五衛軍還家治裝今悉選壯士以正月一日至京師江淮行省以戰船千艘習水戰於江中　二十五年六月詔蒙古人總漢軍閱習水戰　二十七年十一月江淮行省言水戰之法舊例十所今擇瀕海沿江要害二十二所分兵閱習伺察諸盜錢塘控扼海口舊置戰船二十艘故海賊時出奪船殺人今增置戰船百艘海船二十

艘賊盜不敢發從之　三十一年九月以合魯剌及乃顏之黨七百餘人隸同知樞密院不憐吉帶習水戰
成宗大德十年四月罷崑山嘉定等處水軍上萬戶府
仁宗皇慶元年夏四月命浙東都元帥鄭祐同江浙軍官教練水軍
皇明
沿海衛所每千戶所設備倭船十隻每一百戶船一隻每衛五所共船五十隻每船旗軍一百戶春夏出哨秋冬回守月支行糧四斗船有敝折有司補造損壞者軍自修理
浙江口戰船永樂五年額設一百三十一隻宣德以後

增至三百一十九隻至成化十年堪操者止一百四十隻其折卸未造内三四百料者俱改造二百料快船嘉靖四年添造蜈蚣船四隻每船架佛郎機銃十二副七年奏准新江口造完戰巡等船共四百隻每十隻作一幇日輪軍一人看守季終南京兵工二部各委官一員會同兵科給事中一員點閘遇有拋棄搖損及將隨船什物私自借貸輕則責令本船官軍賠修重則參究提問十一年額定二百隻内兩班操守一百二十二隻備補二十八隻改輕淺便利船五十隻

穆宗隆慶四年南京操江吳時來言新江口營水操官軍内有建陽新安鎮江請各分爲兩班一班京操一班防

汎而量減操軍行糧歸之南京戸部報可

按古今論操法戰法皆詳於陸地而畧於江海何耶曰陸地可操江海不可操陸戰可以人謀爲主而江海之戰不可以人謀爲主故不同也盖操法重分合進退江海中全以風潮爲主風有順逆潮亦有順逆船之行也有風與潮皆順者有風與潮皆逆者有風順而潮逆風逆而潮順者又有横風與横潮者順風而往逆風即不可回矣順潮而往逆潮即不可回矣若欲隊勢整齊連比爲艅則遇風擊碎船不可並若欲各自散行各認旗號則參差不齊不成陣勢雖善使船之人回橋轉舵疏數疾徐亦難必如其意也惟沙船鷹船同稱出入風浪

履險若夷在各郡縣濵海之地皆有之但此船惟便於北洋而不便於南洋亦僅可以協守各港出哨小洋而不可以出大洋然沙船雖能接戰而上無壅蔽火器矢石何以禦之不如鷹船兩頭俱尖不辨首尾進退如飛其傍皆茅竹板密釘如福船傍板之狀竹間設窓可以出銃箭窓之內船之外可以隱人盪槳必先用此衝敵入賊隊中賊技不能却而後沙船隨後而進短兵相接戰無不勝鷹船沙船乃相須爲用者也

造船必用使船之人則造必堅固使船就用造船之人則使必愛惜若委一班人造之又委一班人駕使之則侵尅暴殄不堪用不耐久推調影射難詰其罪難責其

償或又云官造不如私募若移修造之費顧沙者民大
戶自造新船就委之以出洋尤爲易簡而有實用
按江海禦敵豈無取勝之法歟曰有鬬船力不鬬人力
此勝之之法也如遇賊舟之小者則以吾大舟犁而沉
之遇賊舟之大者則使調䑸奪上風用火器以攻之當
前衝敵者一舟之人皆賞觀望不應援者一舟之人皆
戮其賞其戮尤以督哨之人與舵工爲重每船必設舵
二副以備不虞每舵工必設二三人以防損失此戰之
之法也其在平日也置船於陸地上集水兵演而教之
兵械火器如何而設施金鼓旗幟如何而照會前後左
右如何而列哨饑飽勞逸如何而更代晝夜風雨如何

而防守山島沙磧如何而收泊號令約束如何而轉報習之於平陸用之於江海此操之之法也海中有風時多無風時少舟易散而難聚且逐潮勢而行若風猛潮平則以風為主潮湧風微則以潮為主風潮皆逆則回船向後而行風潮皆順則一瀉千里每日所行程途之數與東西朔南方向皆不可料敵船亦然故吾行若干里敵亦行若干里愈追愈遠愈求戰而愈不得況兵船分行大海渺茫有與我相望而見者有不可望見者昏黑之夜起火為號則隱隱見之然亦不能辨其為賊船與我軍船也有時遇賊欲戰而吾同哨離遠則勢孤而罷有時鄰哨相近敵舟又遠難於攻擊有時我兵偶合

敵舟亦近可以戰矣而風或大作舟在浪漕中低昂起伏方欲仰而攻敵瞬眼之間吾舟忽擡高一二丈敵舟反在下矣船出浪漕之時船首向天落漕時船尾向天兵士竚立且難況戰乎亦有風不甚猛可以戰時而怒濤為雲兩舟相擊即碎亦不敢戰惟是舵工巧妙能占上風撞碎乎賊舟或乘風火攻或揚灰沙以迷賊目方得勝勢也所患者一舟衝前而餘舟不至或一哨接戰而餘哨不援方其戰時我兵四散遠望麾旗以招之弗顧也張號以喚之弗聽也戰敗則終不集戰勝則聚而分功及責之以言則托諸風帆不便吁可惡哉今人皆傳海戰利用火箭與銃砲弓弩殆非也火箭惟微風可

用若無風則帆不可焚風急則火亦反熄皆無益也銃砲弓矢因舟蕩漾發去無准皆虛送於浪中鎗鈀之類亦無所用惟鏢鎗鈎鎗鐃鈎三件舟在上風者以鐃鈎鈎住下風之舟以鈎鎗鈎扯賊人之足以鏢鎗鏢射賊人之身皆爲有用之器

唐順之曰制賊小船衝突之說灘淺處多釘暗樁薄皮船過之必碎此一說也先發制人一着惟有望斗上做工夫然必須以利使人惜不得銀兩每夜各水軍編定福船十隻每一隻望斗人一夜給與銀一兩使一夜常有人坐在斗上者若賊動靜雖月黑之夜若撞船撑船未必無一把兩把火光我船便可做手脚不患于大船

趕賊不上也月明之夜則斗上纖悉必見正與彼四層望樓是對手至如小船叭喇唬八槳船宜多置銃手既不戰亦宜量與給賞多布之八槳叭喇唬中火器既多賊來便死打又有望斗內人先報動靜不患于小船制賊不下也一隻船望斗人每夜與銀一兩毫釐不可少就是一月浪費銀三百兩亦說不得支得一月賊必擒矣恐惜費則誤大事望斗人若報賊的當水草因以成功則望斗人即當給與銜鋒重賞若有誤事定以軍法斬首蓋賞重則罰亦重也每夜與銀一兩分毫不可與頭目人尅落必使望斗人一一得實惠

海船論　或問海洋戰艘何者爲善曰各有所宜也北

洋利用沙船南洋利用廣福船蓋海中使船不畏重而畏輕不畏深而畏淺蘇州近洋多墻沙伏途易於膠淺沙船底平而輕能調戧使鬬風不畏滚塗浪且北洋可拋鐵猫故利用沙船也廣福船至此豈相宜哉閩浙遠洋寥邈空闊風濤常拍天廣福蒼山鐵之類重而底尖可以破浪且南洋可下木碇故利用廣福船也沙船至此豈相宜哉曰然則吳淞白茆福山等港但説沙船可矣奚爲而設福蒼船也曰賊舟有大有小禦賊小舟以吾沙船足矣若遇大舟而亦以沙船禦之其傍甚卑易躍而登短兵相接勝負叵測夫豈可恃也福船凌風鶩濤頃刻千里勢如山摧賊舟遇之大者即碎小者即犁

鬬船力不鬬人力可立而勝也且奪上風施火器賊舟即焚故設之以備用西北則至於楊子江東南則至於大七小七非爲海濱港口之用而設也曰旣云易於膠淺又云西北至江東南至大七小七此路非裏海沙船而行者乎曰福船有三種上焉者謂之大福船（福船其高如城放難仰攻但非人力可驅全仗風勢吃水一丈一二尺惟利大洋若無風即不可使一入裏海沿淺而行即無用矣）次者爲之海滄（略小於福船吃水七八尺風小可動但其功力非福船比）又次者謂之草撇（乃福船之小者）皆福船也東洋深淺非沙民不能知福船大小非福人不能駕故以福人操舟而雜用沙民以爲嚮導且學習之所謂設福船者如此非盡用大福船也蒼山鐵不能犂沉賊舟但可以撈首級其傍多櫓追

賊裏海亦甚便易八槳船惟供哨探之用不能擊賊也曰廣福一類也廣福何以不設曰此在閩浙已不便矣況蘇松乎故舊嘗議設而復中止然廣船大於福船且用鐵栗木製造非若福船用松杉之柔脆也二船在海若相衝擊福船即粉倭夷造船亦用松杉不敢與廣福相衝但廣船難用其故有七盖廣船非我軍門所轄不似福船之易制禦一也船若毀壞須用鐵栗木修理難乎其繼二也造船大戶倩人駕使任其敝而不惜三也造費浩煩其敝甚易移文修造理勢難行四也將欲重價以顧之則此船在廣魚盐之利自多區區價微不樂於顧五也欲許其帶貨則廣貨之來無資於海盖福建

收港溪水甚逆浙直道遠風濤可畏不如一踰梅嶺即浮長江四通八達故雖帶貨亦非其所願六也向來通倭多漳泉無生理之人廣人自以魚鹽取西南諸番之利不必如福船之當啗以取中國之利七也知乎此則廣福船之當用與不當用豈不相去徑庭矣乎

福船論　或問福船與沙船海戰孰利曰福船者至利之器也何也洋中使船惟畏淺而不畏深洋中擊賊惟鬭船力而不鬭人力倭舟矮小福船乘風下壓如車輾螳螂所謂至利者此也但高大如城非人力可驅全仗順風順潮而回翔有所不便又其吃水一丈一二尺惟利空闊大洋在裏海則易膠淺亦不能逼岸而泊須假

哨船接濟故又有海滄船之設其犁賊舟與福船同而喫水僅七八尺雖風小亦可動均之不能撈取首級撈取首級非草撇船與蒼山鐵不可也此皆福船之別名而異用也功力之大莫如福船矣其在今日則福船之於大洋亦為無用蓋福船之制高大可容百人其底尖其上闊其首昂而張其尾高聳設舵樓三重於上其傍皆設板裼以茅竹堅立如垣其帆桅二道中為四層最下一層不可居惟實土石以防輕飄之患第二層乃兵士寢息之所地板隱之須從上躡梯而下第三層左右各設大門中置水櫃乃揚帆炊爨之處也其前後各設木椗繫以棕纜下椗起椗皆於此用力最上一層如露

臺須從第三層穴梯而上兩傍板翼如欄人倚之以攻敵矢石火砲皆俯瞰而發敵舟小者相遇則犁沉之而敵又難於仰攻此其制誠盡善而盡美矣舊規每歲修葺給銀三四十兩捕盜領之適因海患稍寧有司僅肯半給而捕盜又侵尅之惟塗飾以油灰而已器皿損缺莫之補葺火器之類給發年久漸不可用且其數有限不足以支早暮及迎官犒放之用稽查官至則那貸支吾或無火藥於內兵數常缺三分之一挽顧泊處居民書其年貌俾之影射故其舟出洋即沉況望有敵愾之績乎此其咎不獨在於捕盜上司所宜嚴究其弊而亟反之毋徒咨嗟焉可也雖然抑有說焉耆國憲副張公

云福船必多人而後可以駕使蓋其在洋常防風潮危急也人數若寡則揚帆弛帆起椗下椗或遇舵壞呼吸之閒欲易他舵雖儘在舟之人且不足用其誰與敵爲角乎向來官府但知省費而欲沙汰不知置其舟於無用是不如不設之爲愈也此其可慨一也每一造福船其費甚大暴露於風雨震擊於怒濤其壞甚易向來海氛暫熄官府以其虛設而不喜然又不敢不爲先事之防一舟壞則復造一舟爲費及多其壞也復坐視焉是不如不造之爲愈也此其可慨二也欲用福船須雇福人駕使其人多與倭通遇賊輒縱而不擊大洋運舵毫釐千里以風不便爲詞乃其故態也議者謂當參以我

兵學習使船之法十餘年來未見有能學者官府不宪而猶雇福人甚受其悮是不如不雇之爲愈也此其可慨二也張公名情常任福清兵備故親歷之

沙船論　李鐵非鄉兵所宜乃沙民之長技也蓋沙民生長海濱土著之民爲主而用沙者民沙船兵輔之賊舟豈有能入者哉或又曰若而言者民與土着之兵既給工食又獨其海防養兵之稅不已過乎曰不然法欲圓活若拘則方而不行矣且如白茆地方該戶若干田若干海防銀若干養兵銀若干扣除其數與該地着民自討之兵之有田者查其納數與工食相准否平準則免之無給也亦無徵也否則損之益之兵之無田者見

查應出人戶之銀或取而給之或令其對支其有生於本地而不願爲兵者但照常海防養兵之銀交納者民而止矣者民任其勞官府乜其權專察者民徇私之弊夫是之謂以一方之食養一方之兵以一方之兵支一方之患費民而民無不甘勞民而民無不服不比之務而惟憂食之不足嚴刑以徵科噫難矣哉

續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六十四終